

浮出 人海

管仕斌 著

云南民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出人海/管仕斌著. —昆明: 云南民族出版社,
2006.12

(新世纪风采丛书)

ISBN 7-5367-3669-X

I. 浮... II. 管... III. 中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5403 号

责任编辑	聂 勒
封面设计	龚垠辉
出版发行	云南民族出版社 (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 5 楼)
邮政编码	650032
印 制	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	889mm×1194mm 1/32
总 印 张	72印张
总 字 数	1806千字
版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6 年 12 月第 1 次
印 数	1000 (套)
总 定 价	185.00 元 (套)
书 号	ISBN 7-5367-3669-X/I·757

自序

这里所选的五个小说是我在2003年至2005年间写成的，其实，这三年中我共写有十八个中篇，其中有十一个分别在省内外的公开刊物上发表过，尤其是《浮出人海》在《当代》发表后，《云南文艺评论》、《春城晚报》、《曲靖日报》、《珠江源》等刊物出现了一些评论或媒介文章，褒贬不一，各有说法，其它如《人人都要死》、《村主任》等也有不少争论。关于读者和评论者的观点我不想说什么，一个作品发表后就已交给社会，别人喜欢或不喜欢是别人的事，说好或不好也是别人的事，唯一可以庆幸的就是它们还有几个读者。从这一点上说，现代文坛最为珍贵的当属批评了，尤其是真正的批评已经到了可以悼念的地步。

希望批评，作为本书的作者大抵没必要去说作品了，是非曲直应当在读者的视觉中，也在读者的感觉中。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也是凭感觉的，对现实的感觉，对社会的感觉，咀嚼苦难时的感觉。在我看来，人是受苦的，人生的整个历程也就是和苦难拼搏的历程。于现状的不满而产生各色各样的拼斗，斗争的结果是改变自己改变生存的环境，同时也是对一种信念的坚守，坚守需要的是执着，而执着就得倍受折磨。《人人都要死》中的驼子、《浮出人海》中的梅楠都是坚守者。

对于文学，我没有很多的兴奋，也没有什么悲叹。时下，人

们总说“文学被边缘化”，“美女写作，下半身写作占领了市场。”其实，这些都不必大惊小怪。文学应回到它自身的位置，在我的意识里，文学只是文学而已。写作本身莫过于一种传达，共鸣或者孤独是文学自身的问题。老是用一种目光看待自己，老是用一种思维去衡量别人，无异是一种腐朽，说出的话老旧得让人愤怒，仿佛当今的教授还抱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教材讲学，学生不怒吼才是怪事呢。文学应当回到欣赏、娱乐和审美，文学不应当是政治的打手和人性的牢笼，文学当然地跟变幻的现实和复杂的生活血脉相连，文学是思想者的花朵。文学也应当是人类生活之树。因此，我的作品里充满辛酸，也寄托着希望，而刻意要表述的就是真正的生活。

感谢曲靖市文联的领导和朋友们，也感谢宣威市政协副主席安兴荣先生，同时还感谢我的朋友甘远松先生和宁明功先生，是他们的帮助使我这本书得以付梓。

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于宣威

目 录

自序	(1)
浮出人海	(1)
人人都要死	(108)
梅王树	(144)
与生俱来	(201)
村主任	(253)

浮出人海

当你发觉走在登天的路上时，地狱之门已经为你敞开。

——题记

一、红尘短讯

屁股流血，
人面桃花。
来吧，亲爱的和尚，
红尘温暖期待你……

释尘大师正要打坐时收到了这条短讯。

短讯是红柳发的，而且让人哭笑不得。释尘大师想，红柳肯定是见了《五宁新报》上的倡议书。那倡议书是以佛教协会的名义发的，希望有识之士着力支持，出力出钱重修松鹤寺之腾云阁。这没什么错，腾云阁原本就是一大文化景观，封存在瑞云洞里的葡萄画就是稀罕文物呢。红柳肯定认为佛协在骗人，乃至将重修腾云阁当作欺世盗名了，因此发这种嘲弄性的短讯。

阿弥陀佛！释尘大师唱声佛，平静地坐下来，将手机拨到“回复”键上，一字一句地写道：

因果业报都要得报。
佛不说法，不度众生，不证菩提。
佛不自度，皆由众生度。

回出短讯之后，释尘大师盘腿静坐，可脑里却翻起了波澜，忍不

住去想红柳了。

释尘大师认识红柳的时候还没当和尚,红柳也没做什么总经理。那时大学刚毕业,风华正茂,清纯无瑕;然而,星体运行,时序迁流,一段往事结束,一种对立便开始了。情感的文化的理念的对立终于让红柳发出了那条短讯。

或许该给红柳一个交代了。释尘大师想,可又觉得没有什么要交代的。做和尚的倡导修腾云阁是打造五宁市的旅游风景点,是恢复佛教圣地的景观。这跟别人有什么相干呢?

释尘大师想到这里便关了手机,准备坐禅,但总是坐不住。于是拿出木鱼静静地敲打,并默默地念开了经文。可经文总是念成了“屁股流血,人面桃花”。

孽缘!释尘大师自叹一句,放下手中的木鱼,走出禅房,慢慢地踱出山门,来到普陀崖上。海拔三千四百米的普陀崖不是山顶,但对于五宁城来说,它已经很高了。站在崖上,五宁城的全貌尽收眼底,纵横横横的街,高高矮矮的楼,灰灰蒙蒙的尘烟,一派红尘熙攘的景象。

眼观红尘,身心爽悦。释尘大师便觉得住到松鹤寺实在是智慧之举,当和尚亦是高明的选择。

慢慢地,天幕罩了下来,城市有点虚幻了。真实的楼台和街道成了光环,仿佛是黑色幕布上捅出的洞孔,光线成了斑驳的星群。那是灯。城市的灯有两种类群,立体型的,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逐一亮开,高便有感觉了,矗立也生动了;流线型的简直就是一种飘逸的幻影,那是街道,红红绿绿如水波晃动的是车灯,流彩般穿梭着,或曲或展,交织成美丽的彩绣。夤夜灯海,怡人静性呢。

释尘大师被灯海陶醉时,红柳的第二条短讯来了:

无德相无色相无智慧相;

一幅无赖相。

可怜的和尚……

二、半支铅笔

缘是无形的东西。

冥冥中的一切似乎都跟缘有关，孽缘善缘，反正一切都是偶然。

释尘大师之所以认识红柳是因为半支铅笔。那时候释尘大师不叫释尘，还沿用着父母赐给的名字梅楠。

梅楠是个很有诗意的名字！

上大学的时候，许多同学都说梅楠的父母很有水平，因为孩子的名字是父母智慧的结晶。

梅楠于是为刨地球的父母高兴，他们在种地的铲锄声中居然被人认可是智慧的。

名字有诗味，梅楠自然写诗了，而且发表了几首。但写诗毕竟填不饱肚子。大学毕业后，梅楠自然要谋份填肚皮的差使，于是报考公务员，最终就认识了红柳。

公务员第一场考试时，背后有个女孩哎呀一声，然后报告老师忘了带铅笔，要出去买一支。

老师说看到题后就不能出去了。

唉！女孩就轻轻地“唉”了一声，是叹息，或许就是绝望。

现代人考试都用答题卡，而涂卡的是铅笔，是那种 2B 型，青黑色或湛蓝色杆子的。女孩子叹气的时候，梅楠手中的铅笔“嚓”一声响，然后将削好的半截从肩上递往后面。

谢谢！女孩子的声音如蚊子叫，然后是指尖触了一下他的手。半支铅笔被拿走了，梅楠拿出铅笔刀钻削余下的半截。

公务员考试很严肃，二十五个人居然用了四个监考老师，门外还有几个戴镜片的督查官。应试者不能前后转动，其实也没时间转动，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考试，一个人生转折的路口。每一个人的身心都集中在面前的纸片和手中的铅笔上，因此第一场考试梅楠只听到身后的女孩用笔的“笃笃”声，红柳也只见到面前的男孩宽宽的背

影。

第二场考试,红柳进场时,梅楠已经坐好。

红柳来时,他盯了她一眼,第一个感觉是“小娘娘真酷”。

红柳其实也盯了梅楠一眼,也在心里说“标致的小儿子呢,帅呆”。然后,把一支削好的2B铅笔放到梅楠的桌子上。

梅楠抬头时,红柳的眼中发出一道亮光,然后坐回自己的位子。梅楠用手拈住红柳留下的铅笔,在手中旋了一个转,放入文具盒。

考试散场后,红柳先下了楼。梅楠下来时,她说:小儿子叫什么?好善。

我叫梅楠。梅楠说,怪酷的小娘娘,你叫什么?

红柳,北方生长的那种。红柳说,梅楠是两种东西,你是混血吧。笑。

混血?你说我们的下代?梅楠说,干么送我一支2B?HB就好了。

坏蛋!红柳说,报哪家单位?

市府办,我学的是文秘。梅楠说,你呢?

经贸局。红柳讲,我读的是政经。

还正经呢。梅楠说,我看你邪门得很。

一路走。梅楠就知道红柳是河西县的,爹是小学教师,妈是粮农,种苞谷还有马铃薯。

我家是河东县的。梅楠说,爹妈都种烤烟,供世界上烦恼的人慢性自杀,他们自己将烟腻儿糊在手上变作地球的表层。苦!涩!辛酸!

怪有孝心的。红柳说,不过,你该去写诗。

早写了,是明大的著名学生诗人。梅楠说,你哪里毕业?

师大。红柳说,在一条街上,从未听说过斯人。

就这样,红柳和梅楠算是认识了,而且都自信考得不错,自信能进入五宁市,并约定面试时见面,相互祝酒。

梅楠说,我会好好保存那支完整的2B。

红柳说,我感谢你的残缺,当然也是2B。

面试是接近两个月后的事。

红柳是经贸局笔试第一名,四取二,很有优势。梅楠是市府办第一名,也是四取二,优势更佳。

两个人碰面时,红柳说,看你那长相,像个服侍人的,有希望。梅楠也说,看你的芳容令人心动,也是令人追逐的,准成。

就去面试了。

公务员考试笔试分不带入总成绩,决定生死的是面试分。面试当然是长相是机灵是口才是临场的发挥。

梅楠作诗读诗,获过演奖赛第二名,红柳当过学生会宣传部长,当然也不怯场。

然而,面试的结果却是淘汰。

梅楠说,谁知道对手太硬?不是才华,而是背景。市府办录取的人一名是你家河西县县长的小儿子,还有一名是市委组织部的小姨妹。我当然是第三名,差第二名零点一九分。

红柳低着头,好一阵才说,我们读来的文字太贞洁,因此我们也太贞洁了。我差第二名零点一分,分不在差多少,只要一丝一毫,天堂和地狱的界线就被划开了。

梅楠就笑,说,这是早该想到的,我们在谷底,人家在山梁上,山梁上的一匹茅草儿客观上就高过谷中的乔木。

红柳就有泪了,吧嗒吧嗒地往下掉。

梅楠说,没啥伤心的,撮一顿去,我请你吃豆腐煮青菜。

我要喝人血。红柳说。

就向街上走。这条叫振兴街的大道比较长,从南到北足有二十公里。红柳和梅楠是从中段的西河桥上往北走的,二十七层的银都、十八层的红尘、十四层的牵手都没停留,最后他们到了石棉瓦搭建的小食天。小食天的菜肴好呢,小米菜、青筒蒿、肥猪肉,当然还有鸡蛋和酒。

梅楠点菜。要了油腻的大回锅,淡淡的煮瓜豆,又给红柳点了嫩

豆花。

红柳抱着手，青蓝色的牛仔服勒下一个坑。梅楠伸着腿，休长的双腿穿过桌子，不自然地砸出节拍。

喝酒了。烈性的白酒两人碰了第一杯。红柳说，小儿子，你有啥打算？

回县里参加中小学教师招考。梅楠说，教出个省长市长来，我儿子就不考公务员了。

我永远不去教书。红柳说，从我爹那里我知道教书很苦。

那你干什么？

流浪。红柳说，我要成功，要从芸芸众生中站起来。

有目标么？

没有。红柳说，高高的公务员考分让我辞去了许多聘用。

梅楠便长叹起来。

红柳却被酒精激动了，脸色红扑扑的，双眸也像红珠子。她说，小儿子，来首诗吧。

就专门为你作一首。梅楠说，诗的名字就叫《流云》。

红柳说，别太感伤，否则我受不了。

梅楠用筷子敲着碗碟朗诵道：

飘荡随风

没来处没去处

天际无垠容不下

大地广袤不收留……

吃饭的人们瞪了眼，都以为遇上了疯子。红柳赶紧让梅楠收住，说最好用文字将它留下。

三、都市上空的尘埃

梅楠回河东县考小学教师了。

红柳漫无目的地游荡在大街上。当教师她不用去考，师大的高

材生还没到找不着书教的时候。可她不愿教书，一百个一千个不愿！

红柳不愿做父亲。她想在城市里沐浴文明的光焰，想比父亲更为现代。可她不知道去哪里落脚。

城市的街灯红红绿绿，城市的人流和车流繁华喧嚣，但红柳却十分孤独，甚至就彻骨的冰凉。走在喧闹的街上，她除去陌生还是陌生。

读大学是满怀希望的，而希望就是走出连绵的群山，现在看来是完全落空了。红柳张着不服气的眼睛，坐在西河桥的栏杆上，左左右右地扫瞄城市里的高楼和道旁树，呼吸满含汽油味的烟尘。然后就有男人奇奇怪怪地向她打手势做动作，也抛媚眼，大抵是将她当成了风尘女子。

呸！红柳狠狠地“呸”了一口，但没声音，是在心里“呸”的。呸完跳下栏杆想走，可又弄不清往哪个方向走，河西县她是不回去了，父亲的三尺讲台她也不上了，她夸口要将父母亲接到城市中沐浴文明的香风呢，但城市没有接纳她。

不！一定要在城市里活下去。红柳想，捡垃圾、擦皮鞋也得活在城市里。

红柳下过决心，然后便沿着街道走，一眼又一眼地观看电线杆和墙壁上的招聘广告。她想先找点事做，哪怕工作再苦薪水再低，首先得挣到养活自己的钱。公务员面试时，她拿了父亲一个月的工资——一千七百元，并在接过时意识到那是最后一次榨取，对于父母血汗的最后一次榨取！

终于，红柳发现一张泰达人寿保险公司招聘营销员的广告，条件是初中以上文化，三十五岁以下。

做保险公司营销员，红柳心里没底，但她还是去应聘。于是去了泰达公司。填了表，跟招聘人谈过话，人家就说：后天参加培训吧，自己买一套深蓝色西装穿上，来参训时需扎领带，涂口红，最好连发型也弄一下，营销员形象很重要。

走出公司门口，红柳的脸上像下了霜，她在盘算衣袋里的钱，买

西装两百元，加一根领带四十元，做发型六十元……勉强够用了，可住旅馆是不行了，五宁市的旅馆最少是二十五元一晚。怎么办呢？得租一间房，或许就一个楼梯拐角，反正睡得下去就可以了。

红柳低头想事的时候有人叫了她的名字。抬起头，她便见到一个戴墨镜的漂亮姑娘，牛仔裤上面是银白色秋装，手中拿着个相机对着她笑。

红柳有点懵，一时没认出面前的女子。

不认识似的？女孩子走上前一步说，怎么在这里遇上你？

东方晓晨！红柳喜出望外地叫道，你怎么在这里？

采访啊。东方晓晨说，我在《五宁新报》当记者。

红柳就咽了话头，惊慕地望着东方晓晨。

东方晓晨是明大中文系的，比红柳高两个年级，红柳在师大做学生会干部时就认识了。都是学生会干部，相互间倒也融洽，只是东方晓晨毕业后就再没联系了，想不到的是她居然在五宁市当了记者。

在哪里吃饭了？东方晓晨说的“吃饭”自然就是工作。

红柳一声长叹，说没饭吃，捡垃圾都没人要。东方晓晨有点奇怪，说师大毕业生教个书是不成问题的。

我不想教书。红柳说，我想在这个城市寻点事做，刚到泰达保险公司应聘营销员。

营销员？你是本科大学生呐！东方晓晨有点惊讶。随后说：佩服！佩服呢。我服气你这股闯荡人生的精神。

谈话间，红柳无奈地说了自己的穷酸，想让东方晓晨帮着租房子。东方晓晨就笑，说租啥房子？不怕我强奸你就去跟我住，我那里挺宽的。

东方晓晨向来是什么都不在乎的假小子。她的话一出口红柳便感到压抑，以为遭到了戏弄。不过，这一回东方晓晨是认真的。

就去东方晓晨的住处。那是一套挺漂亮的两居室，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齐备，沙发、电视、床铺都有。东方晓晨说，一人一间，你谈恋爱带鸭子时我搬回家去住。

你家在五宁城里？红柳说。

是的。东方晓晨说，不过，我不喜欢跟老头子在一起，那不自由，你有什么要帮助的尽管说，我是地主啊。

需要帮助的当然多，但现在已是寄人篱下了呢。红柳心里打个转圈说，晓晨，房租我们各一半，待我拿了工资后付你。

东方晓晨哈哈大笑，说你找个男人分我还差不多，都说我是假小子没男人敢要。

男人？有的是呢。红柳说，你到美容厅门口站着，解开上衣纽扣，露开半截肚子，不但男人多，猪牛马羊苍蝇蚊子都来朝。

东方晓晨一点没恼，说能在动物界当上美女比“环球小姐”有声望，且有商业价值，何乐而不为？

就这样，红柳栖息在东方晓晨那里参加了培训。

培训的老师也是泰达公司的，长一块娃娃脸，但出口就惊人，而且严肃得要命。他说：营销员首先要具备的精神是锲而不舍和不要脸。说脸皮薄的人做不了营销，要脸皮从一寸厚长到半尺厚，一次登门别人不理就要再次三次四次，直到用不烂之舌将别人衣袋里的钱变作保单，变作公司的钱……

红柳的耳朵嗡嗡叫。娃娃脸老师讲的与大学课堂上讲的是两回事，大学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们讲的是“骨气、情操”，“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”，同时还有“人格、尊严”，可娃娃脸说的是“赖皮”、“厚脸”，乃至哄、喝、骗、要，并说这是生存的手段。

第二天老师上的课是胆气和信心。老师说，胆气和信心先从内部开始。三十四个受训的营销员轮流单独唱歌，会唱不会唱的都得唱，哪怕歌声如牛叫也得唱出来。理由是只有敢于献丑才有勇气，因此许多人的歌声真就如鸡鸣狗叫。唱完歌是呼号，集体呼，个人呼，反反复复就那几句：

今天我很精神！

今天我充满信心！

今天我一定成功！

呼号是尽其嗓门,分贝越高越好。红柳先觉得好笑,但吼一阵后真就有些兴奋,仿佛是吃了什么药。

企业精神如此么?经济的血腥味儿在鼓噪声中可以淡漠?红柳多愁善感地想着,非常投入地学着。

口红、淡粉、描眉、蓝色的西装配红领带,庄重高雅,气宇轩昂,红柳的心情果然轻松了十五天。问题是营销员的待遇刚一出台,红柳就发愁了。

泰达的营销员是临工,规定说:凡三个月连续不进保单者取消营销员资格,这也倒罢了,最要命的是营销员没保底工资,工资得靠保单挣。比如一月内进保单一千元,公司给工作经费二百元再加二百元工资,两千元给工作经费四百元再加工资四百,工资到一千元封顶,工作经费随着保单的增多以百分之二十递增上去。

一个残酷的竞争机制,也就是说每月要挣一千元薪水必须保证二千五的保费收入。初涉世,红柳有些害怕,但还是充满了信心。

然而,信心是挣不到钱的。这个城市里的保险竞争很激烈,中保公司,太平洋公司,平安公司,家家都有营销员呢。红柳骑着东方晓晨的自行车早出晚归,按老师说的厚着脸皮,锲而不舍地跑,机关单位,私营企业,超市和医院,反正大凡有人的地方都去,见人就讲保险:平安险、意外险、学平险……讲得口干舌燥,保单没填,白挨了些唾沫。人家说:小姑娘家这么嘴臭?人家好好的,你讲啥疾病、意外?乌鸦嘴,保险跟骗子有何区别?

跑了二十四天,红柳的信心终于垮了。二十四天里她只填到一百六十元的保单,按规定能挣到六十四元钱。六十四元钱够吃饭?够租房?够买衣服?够涂口红?

沮丧袭上心头。红柳开始懊悔当初没去当教师,当教师少说有千多元的工资呢。懊悔了便买包烟来抽,脱了衣服鞋袜,穿个胸罩和三角裤睡在床上一个劲地抽,直抽到嘴唇发白脸皮发绿。

保险?去他妈的吧,保险不如到街上捡牙膏皮呢。

东方晓晨来的时候,屋子里已经烟雾笼罩,呛人的味儿让她咳了

几声。

你干什么？东方晓晨极不满地打开窗子，发现红柳赤裸着身子只好把窗帘拉上。

红柳突然笑了，是那种绝望的狂笑，直笑得东方晓晨毛孔颤栗，脸皮发寒。

看来我是错了，真正的错了。红柳说，城市不属于我，我只是都市上空落不下来的尘埃，将被大风卷去，葬入大海或者化为青烟。

红柳说着就流了眼泪，是那种发着酸涩味的眼泪，菜绿色，像腐烂的青草汁……

四、小学教师的情怀

梅楠回河东县报考中小学教师时聪明地选择了长谷乡。长谷乡是贫困乡，需要的名额多，而且舅舅李德在那里当党委副书记，分管教育。他想，只要“教育学”、“心理学”合格，凭舅舅这重关系，录取，当中学教师是没问题的。

然而，舅舅却教条得要命，梅楠不但没分在中学，而且去了最边远的罗底村小。罗底村不通公路，从乡政府去还有十四公里，梅楠很心寒，便去找舅舅，要求帮帮忙。

帮啥？年轻人就是要从艰苦的地方奋斗起。舅舅非常革命地说，否则，你还以为读了大学就进入共产主义了。

梅楠望一眼舅舅，心里极不舒服。他想：这是什么舅舅？简直就是当年的共产国际顾问，共产国际顾问葬送了根据地，几乎断送了红军。这个顾问是要葬送梅楠了。

梅楠自此不理睬舅舅，有人提及舅舅就说：哇！我没舅舅，倒是有一个共产国际顾问。

不理舅舅可以，但罗底是要去了。农村人哺育个大学生不易，父母一手的茧子都是为儿子操劳出的，操劳的结果自然是要儿子有出息。

梅楠是山民的儿子，思想很现实。他想罗底纵然差，但当老师总比种地好，每月至少有一千多的工资呢，而且旱涝保收。

就去了罗底。

罗底是条很深的峡谷，谷底有江，气候炎热。唯一不足的是没公路，当然也不通移动电话。小学校里有十八个老师，学生大多数是布依族，纯朴得像谷底的石头，一点装饰都不带。

梅楠初到罗底时很不习惯，比如上厕所得摘片芭蕉叶或者棕皮叶先扑打蹲坑，然后解裤子，再扇着屁股解决问题，否则，那种黑色的小蚊子咬上几万口，解一个溲起来就该去吊针了。

渐渐地，梅楠就心安了。这里的布依同胞很纯善，也很好客，把老师当神仙样尊重，鱼儿、果儿、红薯片、姜芽芽儿一筐一筐地送来，让人吃不完地享受。更好的是旱烟卷儿。布依人男女都吸烟，女人们一身蓝衫子，布腰带上插根蔑烟锅，赤着脚下一阵地回来就嘬旱烟儿，优雅如古老的剧目。

女人爱抽烟，旱烟当然栽得好，也盘弄得清秀。学校的老师自然也大得泽惠，一个个都拿根乌木树做的毛耳斗，课余就抽布依人送的旱烟卷。

梅楠先时嫌那烟臭，闻多了就觉得香，不抽反成异类了。为此，也弄根毛耳斗，细细地品起来。旱烟比卷烟好多了，清凉、经济，不烧嘴，当然也没尼古丁，美呢。

学会抽旱烟，梅楠便觉出了罗底的好。罗底边远，但清静，深黛色的石头上苔藓丰腴，太阳一晒就会流油，谷中的河里有鱼，比池塘里养的味道还美，河中的石头溜溜的圆，而且有花纹图案，河岸边的果树根入石缝，果实却丰润诱人。罗底美呢，最最要紧的是钱耐使，一月的工资除了买点大米外就不用花，菜肴可吃白的，烟可抽白花小叶香，而且随时有存贮着的。

日有饭暖，业有稳定，日子的滋味便出来了。梅楠偶尔也写两句关于河水山谷的歪诗，但没了忧伤也没了不满，一种世外恬静溢满诗行。即使来两句狂豪，也多了些自信。